

從《徐冰：回顧展》看徐冰的藝術觀

講者：王嘉驥（策展人）

徐冰回憶自己在幼年時期，母親因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工作繁忙，經常將他「關」在書庫裡。或因此故，他日後走上藝術創作的道路，內容卻一直與「書」有著不解之緣。1950 年代以後，中共厲行文字改造，漢字簡化成爲運動。也因此，徐冰的成長過程經歷了「一批批新字的公佈、舊字的廢除，對新字的再更改和廢除，對舊字的再恢復使用。」此一對待文字的特殊現象和概念，在徐冰心中種下了因子——亦即「文字是可以『玩』的。」

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版畫和教學時期，徐冰除了將版畫視爲繪畫的表現，也從中國傳統拓印和印刷術入手，摸索版畫成爲前衛和當代藝術媒介的可能。版畫的模組性、過程性，複數性，以及轉印特質，於是成爲徐冰實踐其「觀念藝術」的基本法碼。1980 年代後期的《五個複數系列》、《天書》、《鬼打牆》三個計畫，都是徐冰在 1990 年赴美之前的重要大作，更是奠定他踏入美國藝壇之後，很快受到矚目與肯定的代表作。

旅美之後，對語言和文字敏感的徐冰，一度質問東西方文化是否可能經由語文的轉譯，達到真正的溝通。不少以中英文轉譯爲題的作品在 1990 年代前期完成，有些甚至影射中西文化交流的荒謬情境。《A,B,C,...》、《My Book》、《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》、《文化動物》、《轉話》都是這一時期之作。從難以溝通的衝突感，到交流介面的研創，徐冰也在 1990 年代期間發展出《英文方塊字書法》，不但設計了一套教學法，更將展覽場轉換爲教室。中英雙語在此邂逅交會，產生耐人尋味的溝通和交流。

1990 年代末期以來，徐冰更頻繁地受邀在國際間展出，也有很多機會因應各機構的主題策劃，結合其場域的文化或歷史特殊性，進行與在地對話的創作。《文字寫生》、《煙草計畫》、《背後的故事》、《魔毯》、《芥子園山水卷》和《漢字的性格》都是因這類機緣而發展的作品。徐冰在構思作品時，總是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出發，與該地的語境或脈絡互動，藉此激盪新的藝術動能和討論。

面對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的人類社會及其處境，徐冰也表達富於普遍性的個人關懷。《何處惹塵埃？》以美國 2001 年 911 事件爲楔子，向禪宗求借智慧之鏡，反照當代世界景況。已經發展 10 年，龐大且繼續中的《地書》，則反映了他對人類當代——甚至未來——語文發展新動向的持續觀照，亦堪稱徐冰個人的「巴別塔」計畫。

徐冰堅信，傳統必須激活，才可能在當代形成意義。他更期許中國文化界「用中國的思想方法、文化態度、世界觀，結合其他優秀文化，尋找新的文化方式。」這樣的精神與視野也體現在其創作歷程。